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
少儿书系

北方有 热雪

肖显志 著

少儿文学系列 · 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少儿文学系列·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

肖显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有热雪/肖显志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5

(五个“工程”入选作品·少儿书系)

ISBN 978-7-214-05072-4

I. 北... II. 肖...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6686 号

- 书 名 北方有热雪
编 者 肖显志
责任编辑 苏 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页 2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072-4
定 价 1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总 序

呈现在各位读者朋友面前的是一套荟萃了十几年来我国出版界推出的众多优秀少儿作品的精选书系,共三个系列:一是少儿文学系列,二是少儿科普系列,三是少儿图本系列。这些作品都是从历届“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的获奖作品中采撷出来的。

由中宣部组织评选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从1992年开始,已评选了10届,历时16年。每次评选中,少儿读物都是评选组织者和评委们关注的重点。入选的作品,本着让少儿读者爱看、读了受益的原则,注重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许多作品发行量很大,许多艺术形象为孩子们耳熟能详,有些作品虽然已经出版了许多年,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动、让人爱不释手。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个孩子要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栋梁,离不开阅读活动,需要从众多优秀作品中汲取智慧、汲取营养。为

了给广大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作家和出版工作者在辛勤劳动。收入这套书系的作品虽然只是他们无数成果中的一部分，但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珍惜。今天，我们征得图书作者和出版单位的同意，把这些优秀作品汇集起来，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所属的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特别是今天的少年儿童读者朋友。我们相信，优秀作品的生命力可以穿透时光的隧道，不断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力量，带来美的享受。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少儿书系
编辑委员会
2008年4月



序

陈伯吹

时在 1985 年盛夏，我应邀参加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会议地点在气候宜人的滨海城市大连。与会者借宿于一所师范学校有上下铺的学生宿舍内。会议的简朴、务实很使我感动。听说学会成立不久便白手起家接办了《文学少年》杂志，又举办每两年一度的全省儿童文学评奖。

近几年的报刊评论，时有关于辽宁儿童文学的好评，诸如“八九十年代之交，辽宁异军崛起”，“出现了令人瞩目的老中青作家群体”之类的评价。辽宁儿童文学成绩斐然。

去岁暮秋间，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于沪上召开，会议间歇，辽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赵郁秀送我他们学会工作简报，活动颇多，经费一律自筹，悉知在筚路蓝缕中奋进的辽宁儿童文学创作，重在扶植新人，且屡屡获奖；被称为“东北小虎队”的青年作家群，在艰苦条件下的闯劲和坚韧的求索，确令人赞叹。

于此我想，地处东北的辽宁儿童文学创作“令人注目”，有此佳绩，实非偶然。

如今，以富有地方色彩的“棒槌鸟”命名的儿童文学丛书又将出版了，丛书的宗旨是：在辽宁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初具规模之际，继续大力奖掖和扶植创作新人。这正是当今繁荣



文学创作之最需。

出版儿童文学丛书，囊括各地作者的创作成果，我所见者为数虽不多，然也有数种。但以一套丛书展示一省之青年创作群体的新姿和实力者，则“棒槌鸟”丛书恐怕是仅见或首见的了。故我九十有二高龄，虽已搁笔，但此酷暑之际，汗流浹背也愿为之作序。

目前出书难有目共睹，人们为之扼腕太息。沈阳出版社却以一“新社、小社”之力，毅然承担起这套难有“经济效益”的纯文学丛书之出版任务，实为功德无量之举。

辽宁儿童文学创作界与出版界坚持不懈的努力，其锲而不舍的精神，使我深深地感佩。

期望能有更多的展示各自地域特色和优势的儿童文学丛书面世。这不仅是作者之福，少年儿童读者之福，也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之福！

1996年7月20日上海



目 录

序	陈伯吹 1
北方有热雪.....	1
“神曲”唢呐	40
北方狼	67
大苇荡	95
白羽毛别动队.....	144
成长中的人性之歌	吴其南 190
“棒槌鸟”与“小虎队”(代后记)	赵郁秀 194



北方有热雪

炮烟雪狼叫似的嗷嗷地吼，老北风裹着棉花团子雪在冻裂缝子的一抹儿平川的黑土地上，如成千上万匹发疯的野马嘶鸣狂奔，搅得天昏地暗，满世界浑澄澄的。河套里的柳树毛子被刮得如女巫的长发，乱抽乱舞，发出尖厉的呼哨。屯头上百年老榆树碗口粗的树杈被老北风摇着摇着就“喀嚓”一声折断，露出白剝剝刀子般茬口。柴火叶子刮上天空，如一只只受惊的鸟儿，没头没脑地乱飞乱撞。

冷啊！一出屋，就会让你觉得脸被风给“喇”地揭去一层皮。要是迎风站一会儿，耳朵和手指尖就会被冻得猫咬似的，再一会儿就麻木了，不加小心耳朵就会给刮掉，手指也会碰断的。被风刮起的小鸟，在天空中飞着飞着，就会被冻得“扑棱棱”栽下来……这么冷的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得死死，人们躲在屋子里守着火炉，没人敢出去。不对，有人敢。你看，两个少年在炮烟雪里跌跌撞撞地挣扎着……

打 赌

放寒假了，从来没见过雪的阿伟从深圳来到东北的二舅家串门。“哇！天空崩爆米花啦耶！”阿伟一下汽车就冲雪花



纷纷扬扬的天空举起双臂，欢呼着形容起来。

到汽车站来接表弟的大牛撇撇嘴角，说：“崩爆米花？要是炮烟雪天头，你就没形容词儿了。”

阿伟好奇地眨着眼睛，问：“什么叫‘炮烟雪’？”

大牛下巴颏一扬，说：“风刮起来‘哗哗’的像老牛吼，能把你这个嫩黄瓜似的小南方佬冻成紫茄子。”

阿伟也把下巴颏一扬，不服气地说：“别小看人！我不怕！”

大牛把嘴撇得像个瓢，说：“哼！炮烟雪一刮，冻掉你耳朵，冻掉你鼻子，冻掉你下巴，撒尿把你小鸡鸡冻下来！”

阿伟觉得表哥太夸张了，就连连说：“不怕！不怕！就不怕！”

大牛又“哼”一声，说：“大话呱呱的，尿炕哗哗的！我不信！你真的敢冒着炮烟雪到野外去？我不信。”

“不信？不信……”阿伟转转眼珠儿，说：“不就是冒着炮烟雪到野外去么？那算得了什么！不信我们打赌！对，打赌！”

大牛也转转眼珠儿，说：“打就打，赌啥？”

阿伟低头想想，说：“我要是输你，就输你所有的压岁钱。”

大牛问：“你有多少？”

阿伟伸出两个指头。

“二十？”

“不。”

“二百？”

“不。”

“两、两千？”



“噢！对喽！嘻嘻！没吓着你吧？”阿伟挺起胸脯说：“我要是输你，两千元压岁钱就是你的了。”

“真的？”大牛的眼珠子瞪得真像牛似的问：“说话算数？”

“算数！”这回轮到阿伟撇嘴了，说：“两千算什么，不就二十张大钞么！”

大牛伸出小手指说：“光说不中，得拉勾上吊。”

阿伟也伸出小手指，说：“来吧！”

于是，两个人就勾着小手指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耍！”

拉完勾，阿伟突然想起来表哥还没说他赌输给什么呢，就寻思一下说：“你要是输我，给我捉两只你在信里说的‘白叫天’，云雀。”

大牛不在乎地说：“二十只也中。”

阿伟走在乡路上，积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响，就说：“咦！雪在脚下唱歌耶！”

大牛又撇撇嘴，说：“我咋听不出来？我听像踩耗子叫。”

阿伟还是说：“像唱歌，唱歌！”就扭起屁股，跳起霹雳舞。

大牛在心里说：“你别臭美，等到炮烟雪天头，冻你个冰棍，那两千元……嘿嘿！”

离乌拉屯还有一里多地远，阿伟突然朝甸子里一指，说：“你看，谁在干什么？”

空旷的草甸子里有个头戴红头巾的小姑娘，正弯着腰在雪里捡着什么。红头巾火苗似的在雪地里跳动着。

大牛的脸沉下来，说：“那是小琴，她肯定是在薅红毛蛇草。”

“她薅草干什么？”阿伟伸着脖朝甸子里望着问。



大牛叹了口气，说：“小琴妈病瘫在炕上，她爹又是灌猫尿，又要钱，家穷得叮当响。小琴爹心狠，要把她嫁出去换钱。”

“小琴她会答应？她反抗啊！”阿伟攥攥拳头。

大牛说：“反抗？她爹不打死她才怪呐！没法子，小琴妈就白天黑夜地用荳毛蚣草编啥小猫啊，小狗啊，小兔子啊啥的，卖够了钱，好能留住小琴。”

阿伟问：“她们编的小猫、小狗好看么？”

大牛瞪了表弟一眼，心里说：哼！没同情心的家伙！就说：“好看！好看极了。”

“噢！噢……”阿伟突然说：“那是工艺品呐！带我去看看！去看看行不？”

大牛更来气了，没好气地说：“不行！等我们打完赌，带你去看个够。真没同情心！”

阿伟见表哥话变了味儿，刚要生气，可转转眼珠儿，冲大牛做着鬼脸问：“大牛哥，你们……嘻嘻！是不是那个……”

“你……”大牛的脸腾地红了，举起拳头就要打，阿伟赶紧逃，两个少年追撵着跑进了村子。

照 相

阿伟等了三天也没等来炮烟雪，就想要到小琴家看她们用荳毛蚣草编的小猫小狗，大牛说啥也不领他去。

阿伟在炕上把腿往炕边一伸，说：“那我自己去。”

大牛抱着胳膊说：“去吧！她家的大黑狗可凶哩！不把你屁股蛋给咬下一块肉来才怪呐。”

阿伟吓得一缩脖，不作声了。他守着火盆，拨拉着里面的



烧花生，眼前又跳动起雪地里那团火苗儿……他在昨天见过小琴，看上去有十五六岁的样子，长着紫丁香叶儿型的脸蛋，两只大眼睛一汪汪水儿真像吐鲁番的黑葡萄，嘴唇没涂口红但红润润的像卷莲花瓣儿，两条大辫子垂到腰间，要是散开肯定要比做广告的女人头发好看几倍……于是他就浮想联翩了……让小琴扎着红头巾站在雪地里照一张，参加“全国‘星星河’摄影大赛”，肯定能拿一等奖。不拿一等奖，也能上《少男少女》封面。一旦上了封面，十有八九被电视广告公司看中。一旦看中，做一次广告就会……哈哈！我在东北发现了一个电视广告小明星！到那时……到那时……他想着想着就拿出照相机，跟大牛说：

“大牛哥，我们去照相啊！”

大牛是头一次照相，让阿伟给照了好几张。他一听又要给他照，高兴得从炕上跳起来，说：“走哇！我们走哇！”

阿伟说：“给……给小琴照。”

“啊？！给小琴照……”大牛一听劲头没了，坐下来，说：“你要照自个儿去照吧！”

“唉！生在这偏僻的地方，真是浪费美丽。”阿伟叹着气说，“冻土冰雪埋没了一个明星，一个明星……”

大牛愣愣地问：“啥星？大白天的哪来的星星？”

“我说的是明星！”阿伟鄙视地看了表哥一眼，说：“明星，就是电影明星，电视明星，广告明星！你懂不懂？”

大牛当然懂了，又撇着嘴说：“不就是电视里那些光着膀子、露着大腿、冲人眨么眼儿的女人么？‘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嘻嘻！发贱声儿。”

“无知！”阿伟低低地说了声。



“你说啥?”

阿伟忙改口道:“我说你、你……额头上有个痞子,痞子!”

“给小琴去照相……”大牛寻思着说,“你是想让小琴当明星?照了相就能当明星?”

阿伟把照相机往肩上一背,说:“大牛哥!一颗明星将从乌拉屯升起罗!”

大牛叫阿伟给弄得雾里看花。

大牛领着阿伟来到小琴家院前,往院里喊了两声,小琴爹从茅楼探出头来没好气儿地说:“谁知道她死哪疙瘩去了!”

大牛瞪了小琴爹一眼,拽起阿伟来到屯子头,爬上高高的柴火垛,伸着脖儿四下张望。

“哎!在那儿!”大牛朝甸子的西北方向一指。

阿伟顺着大牛的手指在空旷的雪野里看到了一团呼啦呼啦飘动的火苗,那是小琴的红头巾。

小哥俩一跳溜下了柴火垛,趟着没膝盖深的雪在甸子里找到了小琴。

小琴看了一眼陌生的阿伟,就勾着头绞着冻得胡萝卜似的手指,一声不吭。

阿伟抓起雪地上的荳毛蚣草,说:“真红耶!血浸一样红耶!”

小琴这才抬头瞟了阿伟一眼,开口说:“荳毛蚣霜一打就红,叫雪一埋就更红得透亮,好看着呐!”

阿伟见小琴说话了,忙打开照相机,说:“你是小琴吧!我给你照几张相好吗?”

大牛介绍说:“这是我表弟阿伟,打深圳来的。”

小琴的眸子闪亮了一下,但渐渐暗淡下来,避开了阿伟,



说：“为、为啥照相？”

阿伟调好了镜头焦距，说：“就因为……因为你长得漂亮，漂亮啊！”

“你……”小琴的脸腾地红了，像飞落两朵彩霞，撅起嘴说：“你、你……你们坏！”

“我、我会让你当明星的。”阿伟解释着。

大牛也说：“真的。阿伟要把照片在深圳登出来，要你当电视模特明星呐！”

小琴突然捂住脸，转身跑开了，像一只小鹿朝甸子深处飞跑，趟起一溜儿雪雾。

大牛拽起表弟，说：“别耽误小琴薅苤毛蚰了。”

阿伟望着在皑皑白雪中飘动的红头巾，摇着头说：“真是乡下人……”

打 架

“哎！快去看小琴家相姑爷啊！”鼻涕罐在电子当街喊。

阿伟和大牛跑出院子，鼻涕罐抽了抽淌到嘴边的鼻涕，用棉袄袖子抹了下，说：“小琴家相姑爷了。”

大牛一把揪住鼻涕罐的衣领说：“你瞎说！”

鼻涕罐再抽一下鼻涕，说：“谁瞎说烂舌头。不信你们去看，小琴对象家的四轮子还在那疙瘩停着呐！”

大牛和阿伟真的在小琴家院门口看到一辆四轮子拖拉机，水箱还冒着热乎气儿。

阿伟见表哥在攥拳头，觉得奇怪，问：“大牛表哥，你这是……”

“我们去看看！”大牛就攥着拳头朝小琴家院前走，跟鲁智



深去拳打镇关西似的。

小琴爹要把女儿嫁给河西老鸹屯老尤家的大小子，今天是东北风俗中的相门户。相门户就是订婚，男方到女方家让人家相，女方到男方家让人家相，都相妥了，婚就订成了。老尤家大小子叫尤箬，说是因为他妈扫炕时一举箬帚就把他生下来了，长得头大腿细像箬帚倒戳那儿似的，名就叫了尤箬。今天，尤箬打扮得不伦不类，头戴顶狗皮帽子，上身穿件青棉袄，脖子上还扎了条花领带。下身穿条蓝裤子，因为腿太细，裤子堆堆着给人裤带没扎紧总要掉下来的感觉。脚蹬一双三接头皮鞋，也许是踩了牛屎，弄得黄乎乎的。这阵儿，尤箬在屋子里呆不住了，跑到外面攥雪团玩。

“哎！你是油条，还是煎饼？”大牛斜着眼睛问。

尤箬见大牛攥着拳头，说：“煎饼没油条好吃。你想打架咋的？我最爱打架玩。”

阿伟问：“你多大了？”

尤箬摇摇头，嘿嘿笑，说：“我、我妈没告诉我。”

大牛对阿伟说：“他是个傻家伙。自几个二十岁了还不知道。”

尤箬一听大牛说他傻，气一下子就来了，照大牛脑门就是一雪团。

“噗！”雪团在大牛脸上炸开了。“你敢打我！”大牛真像一头公牛，头一低照尤箬顶过去。尤箬躲不及，一个腚墩儿摔个倒仰。

尤箬在地上划拉着，摸到一块冻土坷垃，一扬手撇过来，正中大牛脑袋。“哎哟！”大牛叫了声摸了把脑袋，一看，血染红了手掌，就“嗷”一声扑过去，照尤箬脸上就是一阵暴风



骤雨。

尤笄被打得鼻子喷血，无处躲藏，惨叫着一头钻进柴火垛里。

阿伟见出了事，急忙拽住表哥，说：“快别打，别打啦！”

大牛踹了脚尤笄撅在外面的屁股，说：“快给我滚！你敢娶小琴，我、我……就打死你！”

这时，尤笄爹听到动静跑出屋，喊着：“笄！笄你叫唤个啥？”

阿伟拉起表哥，催促着：“快！快跑！”

心 事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尤笄爹和小琴爹一堆儿找到大牛家，指着尤笄满脸的血，说啥也要把大牛打成这样儿。

大牛爹妈左赔不是，右赔不是，好话说了两大车，又往小琴爹和尤笄爹怀里各塞了一瓶子白酒，才算了事。

大牛和阿伟捱到天黑才敢回家，要不是有阿伟，大牛才不回家呐！不回家上哪儿过夜啊？屯子头上那座高高的苞米秆子垛里有个大洞，那是大牛掏的秘密藏身之处，谁也不知道。阿伟看过秘洞摇头说不行，我们藏起来二舅二舅母该着急了。大牛叹了口气说：“回去挨揍吧！”

大牛被爹扒下裤子，板子打在屁股上“啪啪”响。

阿伟拉住二舅说情，可二舅跟聋子似的，只顾气呼呼地挥舞板子。然而，不管爹爹咋打，大牛就是一声不吭。

大牛的屁股遭殃了，被打得不敢坐，不敢跳，也不吭声了，站在那儿望着一个地方发呆，搞得阿伟直摇头说没劲。憋了一天，阿伟憋不住了，问：“大牛哥，你和小琴好？”